

学校的理想装备
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
# 崂山二日游

 **eBOOK**  
内容资料 非商业

## 一 游志的决定

近年以来，忽然抱了个志愿：便是想于十年以内，就时间能力所能及，游完几个平日欣慕已久的名胜地区。普陀、牯岭，前几年和朋友去避暑，都盘桓过匝月以上。南岳衡山也曾作过三日之游。

在中国，游旅并不是一件痛快的事，而我们教书匠只有暑假自由。溽暑中，车舟劳顿，风沙扑面，身上汗垢厚积，旅馆的饮食起居，既远逊家中的舒服，蚊子臭虫的围攻，比弹雨枪林的战场还要可怕，为想享几天清静福，先受许多腌臢苦，哪里是值得的事？

不过有机会我劝你还是去旅行一下的好。其一，并非想学太史公借助天下名山大川，使文章疏宕有奇气，不过古人以“行万里路”“读万卷书”并言，究竟有点道理，无字天书的“自然”，实远胜于人间的虫书鸟篆。其二，我们应趁今日腰脚尚健，多作点访胜寻幽之举，免得将来听别人谈起来时，引为遗憾，因为“卧游五岳”的佳趣，实非我们俗人可能领略的。其三，机会是眼睛被头发遮住的妖怪，它撞来你面前，你不一把逮住，以后便永远寻不到它了。十年前读书法邦，本有机会可以游览全欧，我有时为旅费筹不及，有时为游伴不中意，一再蹉跎，回国后才追悔莫及。现在惩艾前失，决不再让那个盲目妖怪，自我手中脱逃。

今年暑假，我伴康到青岛歇夏，固然为了想慰解他客中的寂寞，其实也为了受着上述三种心理的驱使。岛上廿余日盘桓，市区里几座山如太平、湛山、八辟，虽曾都去玩过，但最高的太平山，海拔不过一百五十余公尺，其余可想而知。我们的心理对于外界事象，是常常要求其平衡的。对着这样浴日吞天，波澜壮阔的大海，却看不到那巍峨峻峭，高矗云霄的大山，心理上得不着平衡，当然常有不能满足之感。于是劳山之游，就因此而决定了。

## 二 入山之始

劳山一名牢山，又名崂山，又名鳌山，又名辅唐山，古代则名成山。在青岛市区的正东，岩谷盘旋，林峦开阖，据说周围有四百里的面积。靠近黄海的东边，故《史记》云：“成山陡入海。”《齐记》亦云：“泰山高不如东海劳。”劳山主峰名“劳顶”，海拔至一千一百三十公尺。青岛市内那几座山同它比起来，当然都要成为培塿了。

我们听说劳山要游五六天才完，本来打算把留在青岛的最后几天让给劳山的。但因游伴黄雪明女士要赶于八月廿一日前启程返鄂，所以我们不但将游山的日期提前几天，并且缩短为首尾三日，我们称之为三日游劳计划。

今年整个夏天各地都闹“热”和“旱”，青岛气温则经常保持八十度上下，而且雨水也很多，这几天的气候，更是乍阴乍阳，神光离合，令人捉摸不定。康本是个好静恶动的人，对游山玩水的事更不感兴趣。雪明虽风雅，

而深知游山遇雨之苦，也不甚踊跃。我自知来青岛一次大非易事，不可失去这个机会，坚决主张去。所以十八日上午，康是被我强拉起来的；雪明是我亲到她寓所邀来的。当我们在中国旅行社购票上车时，装满了雨水的云囊，一层一层叠积在东方的天上，只须天公一高兴，拽开囊口，倾盆大雨便会淋漓而下。我们对于这次的入山，都抱了一种冒险的心情。

车中除我们三人外，只有几个学生模样的人和一对西洋老夫妇。行未数里，又上来了几个携筐负袱的乡下男女，而且每过一站，必上来一群，整个车厢洋溢着一种葱蒜臭。我想这类庄稼人决无游山的闲情逸致，想必是山中土著，有事入城，现在附车回家而已。

我们的汽车由中山路出发，经过胶州、热河、辽宁、威海各路。繁盛的市区，渐渐蜕变而为朴素的乡村风景；又渐渐连村庄也看不见。车子沿蜿蜒的道路前进，终于钻进一个云深林密，峭壁夹道的境界。景物告诉我们：已踏入劳山的大门。

几阵凉风掠树梢而过，东方厚积的乌云也被吹开了，露出澄如海水的蓝天，四山树木映在日光里，愈觉苍翠照眼，生气洋溢，保证今朝有一个绝好的晴天。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冒险寻幽的诚意，已蒙山灵鉴纳，不必再以气候为虑，心里各自欢喜。雪明更伸出拇指，赞美我的神机妙算，以通天文、达地理的诸葛武侯相许，相与大笑。

这时候，那一对西洋老夫妇肩并肩坐着，口里低低哼着歌曲，也像为气候好转而感到愉快。西洋民族究竟与我们中国人不同，这样老了，还这样有兴致。倘使他们没有这满脸鸡皮，盈头白发，你能不误认他们是一对蜜月的情侣么？

### 三 北九水

汽车在柳树台停止，这是最后一站。停在站外的汽车甚多，可见同我们一样的“雅士”究竟不少。看表已上午十一点半。我们因在旅行社所买车票有“劳山饭店可以午餐”字样，便去寻这饭店，步行了四五里路方才到达，很累，又很饥饿。早知如此，就在柳树台饭店午餐了。不过劳山饭店竟将广告做到车票上去，不得不令人佩服它手腕的高明，想必这饭店是中国旅行社开设的了。

当我们在柳树台下车的时候，便有轿夫抬着藤轿来兜揽生意，又有小孩来要求代携行囊。我们因在汽车里颠簸久了，想步行松动松动；又因所携物件甚轻，不愿他们代劳，谁知他们竟恋恋不舍地直跟到劳山饭店门口，小孩见无指望，各自散去；轿夫们到底要求我们定了三乘轿子。他们一路尾随，终算有了结果。

午餐后，坐上轿子，不多时便到了北九水。这也是劳山名胜之一，所以停轿欣赏一回。

看过牯岭黄家坡瀑布的人，对于北九水自免发生“曾经沧海”之感，然在此地这条水究竟是不可多得的。劳山之水多以九名：有“南九水”，“北

九水”，“内九水”，“外九水”之别，是否一源或多源，未能查考。据说内外九水景色最美，但以路径奇险，探访为难，我们预定的游程，既仅三日，许多胜景，只有用下跳棋的方式跳过，说句强自解嘲的话：“藉留有余不尽之思”或“与山灵结后缘”而已。这条北九水以地当孔道，所以轿夫们把我们抬到这里来。

一道源自白沙河的流泉，带着深山的冷翠，风林的凄咽，曲折流到我们停车之处，扩张成一条幽涧，约有三四尺深，两丈来阔，涧水颜色，普通多为缥碧，能够绿到像鸭头上绒毛，便算最美丽的了。这条涧的水色却是鲜艳的澄蓝，映日闪光如宝石。疑是谁家打翻靛缸；又疑太平洋与印度洋最深处之水，误流一湾于此。令人流连爱赏，不忍舍去。所以我说这条水在此处不可多得。

涧上人行处排列巨石十余方，水自石缝中争流而下，银涛喷涌，声如雷霆。故乡松川坝塘之水有此壮观，无此奇丽。涧水上下缓流处，有碧眼儿数人在其中游泳，附近设有野帐，乃白俄童子军露营，来此已非一日。这种幕天席地，放浪自由的生活，殊可欣羨。

涧上有北九水大饭店，结构简陋，不及劳山饭店远甚。附近有蔚竹庵、滑溜口、棋盘口、双石屋诸胜，均无法去看。我们所观者不知其为第几水，或云此即靛江湾又名鱼鳞瀑，无怪水色如靛。不过后来才知不是。

尚有观川台别墅，为洪述祖所居，今已改为旅馆。洪乃行刺宋教仁的主谋者，袁世凯死后伏诛。洪在狱中尚疏注庄子，以一攫金杀人之权奸鹰犬，偏有筑室名山之雅韵，更能深契道家游心物外高情，其头脑可谓矛盾之至。

## 四 千石谱

自北九水向北走，汽车路都改为大石板路，宽绰平坦，便于行走。而且是向下倾斜的，轿夫们的步伐也就加快起来。我们在轿里，被摇簸得难受，愿意下来步行，不意轿夫扛了空轿更自健步如飞，赶得气喘汗流，依然赶不上。叫他们走慢一点，则他们自来练好这样步伐，改慢反而吃力，又怕耽误路程，只好仍旧一个个回到轿里，让他簸汤圆般簸着。

沿路十几里的风景，可谓萃劳山的精华。危峰面面，有似苍玉万笏，又如云屏千叠，秀丽雄奇，壮人心目。我现在才发现劳山的特点在石，可谓“以石胜。”

一望满山满谷，怪石乱 0E 癩 藁型蚯 庖喂蠲玻 ？比拟。勉强作譬，则那些石头的情状：有如枯株者，有如香菌者，有如磨石者，有如栲栳者，有如盆碗者，有如覆釜者，有如井阑者，有三五拈刺如解箨之笋者，有含苞吐蕊如妙莲欲放者；有卓立若宝塔者，有亭亭如高阁者，有翼然如危亭者，有奋翼欲飞如金翅鸟者，有负重轻趋若渡河之香象者，有作势相向如将斗之牛者，有首尾相衔，如牧归之羊群者，有斑斓如虎者，有笨重如熊者，有和南如入定之老僧者，有衣巾飘然如白衣大士者，有甲冑威严如战将者，有端笏垂绅如待漏之朝官者；你有观音的千眼不能一一谛观，你有观音的千

手，也不能一一指点。这些石头并不说你心里想象它们肖似哪件事物，它们便肖似哪件事物，是主观的；自有宇宙以来它们便这么存在着，完全是客观的。终南山我尚未曾到过，韩昌黎先生的诗里那拟喻山石的一段，我以为未尝不可移赠劳山。

更奇者，常见山巅有数丈长之大石两头架于他石之上浑如一座飞桥。或有石巨如数间屋，一半坐另一石上，一半凌空，欲落不落。这些石头怎么会如此呢？莫非是在洪荒未辟前，有什么巨灵之神，故意搬上去的，不然就从别处飞来。呀，我想出个道理来了。这是数十万年以前，地壳欲凝未凝之际，下则火山爆裂，烈焰飞腾，溶岩滚滚，喷薄四散；上则轰雷闪电，罡风暴雨，日夕冲击，柔软如乳皮的地壳，受此力量的压迫，忽高忽低，推移动荡，如大海波涛之倏起倏落。经过无量劫数以后，喧腾者渐变为静寂了，动荡者渐变为停止了，柔软者渐变为刚硬了，才成功今日我们所处大地的景象。我们现在所见的满山千态万状的大石，当是当日火山喷出的溶岩，而这些飞来的怪石呢？则或是溶岩凝结以后，再从别处火山激射过来的，所以它们与所止之处的石头，不能合而为一。

我平生对于中国山水画，像倪云林一派的萧疏澹远之趣，并非不知领略。然于宋元人的大幅立轴，或岩壑盘旋，峰峦竞秀；或洪涛汹涌，山岛峥嵘；或老树千章，干如铁石者，尤为欣赏，好像胸中一段郁勃磅礴之气，非借此则发泄不尽似的。于自然界的风景，我之爱赏奇峰怪石，也胜于春草落花，平沙远渚。这次劳山形势，恰恰对了我的心路，所以一路在车中叫好不绝，康和雪明都笑我为狂。

## 五 王哥庄

过了这段路，劳山主峰渐不见，风景也渐变平凡。下午三时许抵王哥庄，村中正在演戏，我们却正好凑上这热闹的局面。

我们是在乡下住过的人，乡下戏看过多次。想不到北方农村的戏比我们江南竟差得这末远。戏台是芦席和木架搭的，这倒是到处乡村一般。只是那些戏子，无论生旦净丑，个个鸠形鹄面，行头也敝旧破烂，有如乞丐身上所穿，表情粗蠢，锣鼓又喧阗刺耳，看那种戏并非来享乐，却是来受罪。但那天王哥村的观众却多得可以，盈千累百的大蓝布伞展开于强烈阳光下，有如碧水池中，一片连绵不断的荷叶。蓝伞中间，又夹杂了许多三角四角形的白布帐棚，这是来赶场的卖饭贩子所有，棚底腾起缕缕青烟，知道里面正在忙着煮饭，蒸点心。场子上大约有二三千观众。大半是数十里外各村赶来的，当然要在这里吃午饭。布棚一天的生意想必很可观呢。男的、女的、老的、少的、村的、俏的观众，坐在地上，口中啃着从那些布棚里买来的馒头大饼，眼睛牢牢钉在戏台上，看到开心处，则色舞眉飞，看到感伤处也抹眼吊泪。我对于戏情既无了解，当然说不上受感动。而且戏子那种表情也无法叫我们这些神经比较细腻的都市人感动。但我不看戏，只看看戏者。看到这许多村民脸上那种满足的神形，我却不由得眼睛酸溜溜地有些潮湿起来。今年南方

闹干，北方闹水，青岛倒算雨瘳时苦，所以村民们演剧谢神，一半也带挈他们自己娱乐娱乐。可怜这些天不管，地不管的好百姓，一年到头和旱魃战斗，和洪水战斗，和土匪溃兵以及一切人为的灾害战斗，好容易多收得几担麦子，几堆山芋，勉强可以填饱一家老少的肚子，哪能不这样的喜出望外，欢腾庆祝呢？我们的轿夫自午间吃了几个窝窝头，走了几点钟的路，五脏神似乎向他们提出抗议，也想到那些布棚底下去享受一下。他们又怕人偷了轿子去，坚嘱我们坐在里面莫动。当全村大人聚精会神地赏鉴台上演的戏时，一部分小儿却拢来，赏鉴异言异服的我们。于是我们这些被咒禁住的人便大苦。孩子自五六岁起到十二三岁止，男男女女约有四五十人，将我们轿子围得水泄不通。这些小孩全是焦黄的脸，稀疏的头发，瘦怯的身材，肚皮又全大得奇怪，不言不语，把迟钝的眼光钉着客人。他们脑筋里也许在转着念头，脸上却永远没有好奇的表情。他们身上发出来蒜臭和汗味，我们便是使劲捏住鼻子，还觉胃中一阵一阵翻搅。挥手叫他们散开去，他们拢来却更密。好容易等得轿夫们吃饱走来，我们才得冲出“人墙”，自在上路，但这半小时里鼻官却受够罪了！

## 六 白云洞

由王哥庄折向东南，沿海岸前进，到了一座很险峻的大山脚下，又开始向上走。轿夫们步伐渐慢，轿子的震动率也减少了。曲折盘旋地走了半点钟光景，我们以为不少的路程，下顾才在那里休息过的海湾，正在脚底发蓝，看来距离不过数丈。又上升了几里，山势愈陡愈险，轿夫们实在没法可以再抬了，就不客气将轿子停下，教我们自己爬，他们只尽向导的义务。

这座山没有正式的路，乱石间略可容趾处，或山面略为低洼处便算是路。低洼处本属涧道，常有水渐渐地在流，脚伸下去，常弄湿鞋袜，又常有滑跌的危险。我们手足并用，费了很大的气力，在那乱石沮洳中螃蟹似横着身子爬。爬了一个多钟头，沿途不知休息了十几次，方达山巅的白云洞。据志书说自麓至巅之石路名上天梯，共一千三百余级，我们一级也没踏到，想必轿夫贪取捷径，舍正路而不由，致害我们做横行介士，受许多辛苦。

白云洞是个道观，北面崇山，东临大海，形势非常优胜。那座崇山道士说便是劳山主峰！劳顶。它突出群峰之上，乱石插空，颜色森润如鲜灵芝，玲珑剔透则似千叶莲瓣，斜日光中金碧灿烂，则疑为神仙所居之宝阙琳宫，五云缥缈，灵光明灭。时有白云数片，播曳峰峦，恍然诸仙灵羽衣飘举，相率来朝此山主者。高山巨峰气象沉雄不难，难在如此的明丽，如此的空灵。

白云洞道院的客寮建筑于几丈高的大岩上，与劳山主峰正相对，地点是选择得适当了，偏偏全寮仅一窗，窗的尺寸太小，位置又太高，难以窥见主峰的全貌。道士又在窗下栽了许多竹子，萧疏的竹影，更把我们的视线加了一层障碍。我常觉得高山大海在野外看，气魄固伟大，在圆形大窗向外看，则更有悠然入画之致。也许因视阈有了范围，注意力有了限制，大自然的美，便可集中在一个焦点之故。平常的山林田野都可用此法变成美景，像此处的

峰峦之秀异，则不待论。我国古人所谓“卧游”；所谓“登之几席之上”谅皆指此而言。可恨各寺院的主者，都是胸无点墨的俗物，很少明白这个道理，往往把好山好水硬生生地关在屋子外，未免太煞风景了！

茶罢，道士引我们到上面去看所谓白云洞者。升上几层石阶，进了一座山门，见大石二互相支撑，另一石平覆其上，其下略加人工的疏凿，成洞状，设立祭坛，便成一寺风景的主要点。其实这种洞也平常得很，西湖普陀一些山洞都比此处强。听说雁荡最擅洞穴之美，往往深入十余里，桂林则尤佳，水成岩的固比火成岩的洞要有意思。

白云洞虽无足观，洞口银杏二株，实为罕见之物。二树皆大可数抱，横柯四覆，把天空都染绿了。枝头结实累累，香如檀麝，剖食其仁，亦颇鲜美。北方人好食烧熟的白果，如我们之吃烤栗，闻有疗治某种疾病的功效。银杏称世纪前树，照佛经意义来说，则为劫前之树。从前人幻想我们这个世界十二万年轮回一度，自开辟以来轮回已好多度了。地质学则告诉我们地球已经过四次冰河期。每经一次冰河的扫荡，地球万物灭绝，以后又逐渐萌生。银杏乃上一次“世纪末”幸存之物，所以它叶子的型式及叶上筋络均与这一世纪的树木大异。

树下大石一片，可坐四五百人，头俯尻耸，状如欠伸之虎。前临绝壑，下窥头为之晕。

我们坐此石上，纵目四望，尽收海山之胜。天风泠泠，衣袂生寒，不可久留。以明早四时即须起身赶路，故归院晚餐后便睡下了。

## 七 明霞洞

昨夕与雪明共榻，睡在白云洞寮里，二人都被跳蚤搅扰得竟夕不能交睫。晨鸡再唱，方朦胧睡去，忽闻康在隔壁敲壁声，则已到预定起身的时刻了。室中洞黑，须燃灯方可着衣履而火柴久划不燃，灯虽明，焰摇摇作惨碧色，山中高寒，气候又潮湿，无怪如此。草草盥漱毕，略进道院所供早膳，即乘轿下山，向明霞洞进发。

下山的道路比昨日上山更为艰险，山中雾气既浓，日光一射，溶化为雨点，山上沙松泥烂，滑不留脚，下顾深谷不知其极，一失足则必粉身碎骨。即轿前的那个轿夫，略一跌蹶，也非将我们摔出轿来顿断双腿不可。所以我一路提心吊胆，栗栗危惧。见康已下轿步行，我也下轿了。无奈这种原始式的山路实走不惯，低头看到险境，更心魂悸动，四体发软，他过去一丈，我才过得一尺。回顾雪明端坐轿中大抽其烟，悠然自得，见我狼狈之状，顾我微笑，似哂我胆子太小。轿夫们也怕我落伍，带累他们久等麻烦，屡劝我仍旧入轿。事既至此，只有照办。忆随园老人游黄山赠海马诗云：“疑人勿用，用勿疑，托孤寄命由他去。”乃知人到无可如何之境，自会将生死置之度外，横起心来等命运的安排。其实轿夫自己也有性命，他们敢走这条路，则无危险可知。雪明修养究竟比我深，我该学学她的镇定。

行到半山里，旭日已高高升起，自然的朝仪宣布开始。太阳代替新君

将金色的恩波颁赐给大千世界。群峰簇拥，高矮不一。高者如勋贵近臣，优先领受这份恩泽，金紫满身，辄然有喜；矮者则沉青淀黛，肃立朝雾中，翘首似有所待。诸山明暗的颜色一抹分明，又疑造化扬摩天巨刃，从中把它一下切了开来，这才知道老杜“阴阳割昏晓”那个“割”字下得妙。

俄又见五彩长虹一条，起自海面，横亘天空，恰恰笼罩在那最高的劳顶上，晕成大光圈一道，劳山加冕大典这时正式进行了。此际山容之庄严肃穆，雍容华贵，也果有王者南面负斧而朝诸侯的气象。我们见此奇景，都禁不能声，惟有在心里默默地顶礼赞叹而已。那几个毫无知识的舆夫也停下脚来，仰首天空，出神良久。

自然界苍莽雄奇的气魄，一定要到深山大泽之中才能让你领略。但像我们今日所见的景象，则可遇而不可求。所以我和雪明说，两日山行的辛苦，得此已偿之有余了。

明霞洞之前尚有一个华严寺，竟给轿夫故意漏掉了。听说劳山寺院多为道观，华严为唯一禅林，建筑之美也为诸寺之冠，咫尺相失，可为怅怅。但我却不甚介意，因我到劳山来的宗旨，不过为欣赏大自然，至于人工建筑，则北平的故宫，欧洲的名寺，及江浙一带规模甚大的佛庙，所见无数，又何在于这座穷山里一个小小禅院呢。

我们到了明霞洞。据旧志，此道院始建于金大定二年，历史既比较长，它的规制较之那简陋可怜的白云洞自不可同日而语。虽不如青岛指南所云“丹甍连云，殿阁上下”，也还有几楹很像样的殿宇。不过规模都很小。有一殿，高不过丈许，广亦不过二丈，髹漆甚精，墙壁图案带有北平风味，内供玉皇大帝像。问道士何不供三清，他竟不知三清为何物，瞠目不知所对。“劳山道士”在北方人心目中的地位，有类于南方的“茅山”，而道士知识简陋至此，未免太可笑吧。

山中潮湿重，刚才又落过一阵急雨，雪明竟在塞门汀铺成的地面滑倒了一交。她昨日在白云洞爬山时，因身轻较不吃力，不意竟在平地上出了岔子。我笑对她说，你这所谓“人莫蹶于山而蹶于垤”了，她也为之掩口葫芦。今日早起天气晴朗，下了山，即见黑云一片自东海飘来，顷刻间弥漫远近，等我们到明霞洞的时候，大雨也跟着来了。明霞山海之观，听说更胜白云，可恨满山云雾，茫茫一白，寻丈以外，即复茫然，远景更了无所睹。游山最怕的是“雨”和“雾”，然而此二物偏又山中最多。幸而山灵优待我们，今晨给我们每人一张“入场券”，使我们得以目击劳顶登极盛况，不然岂非有负此行。

明霞洞客寮布置尚雅洁，满壁字画，又有岑春煊所书“海天一览”的横额，笔力遒劲。

但可惜那惯煞风景的道士又把窗子造得狗窦一般，即说今日天晴，海天风景也未必果能尽于一览。

## 八 上清宫的银杏

在明霞洞道院里，喝了一杯淡茶，逗留了若干时刻，雨势已止，轿夫问我们究竟到上清宫还是下清宫。他们说下清宫建立海滨，殿宇齐整，而且由此赴沙子口回青岛又是顺路；上清宫则要翻几个山头，庙又破败冷落，没有什么可看的。康和雪明都想舍上而取下，我则坚决向上。原来这中间是有一段缘故。幼时读蒲留仙《聊斋志异》，《香玉》的故事便出在劳山道观中。前日在青岛市立女中会见新游劳山归来的女高师同学俞珏女士，说观中耐冬虽死，枯株尚存，牡丹虽非花时，绿叶亦颇盛。她尚再三叮嘱，劳山有上下二清，《香玉》故事系在上清，万不可受轿夫欺骗，错过机会。

听了我的转述俞女士的话，康和雪明也颇为这个故事所感动，我的主张竟得到最后的胜利，轿夫们只有骨嘟着嘴，抬我们上山。

很艰难地翻过两三个山头，才达目的地。小小荒凉的院落，果然有十来株大牡丹，枝叶肥盛可喜。这不是香玉的同伴，即是她的子孙。枯死的耐冬则在后殿荒园里，荆棘塞路，去看颇为费事。殿后有小耐冬一株，结实如林檎，鲜红可爱。道士上树攀摘二三带果的枝子相赠。细察此树，枝叶和树身有些像山茶，雪明说便是可以榨油“茶子”，湖南有出产。不知是否，将来当再考证。

上清宫也有两株银杏，比白云洞的还大。树皮黝黑，颜色苍古。我从剥落处研究树身，竟获得一项新的发现。原来这两株大银杏，外壳虽仅有一，里面却是四五株树合并而成。

想必从前的银杏将近老死之时，又从根茁生新的枝干，或树子落在故干里，吸收故干养料，并伸根达于地底，但为外皮所束，所以这几株树长大后，竟融合而为一了。这虽是株千年老树，其中组织却是新的，想它们的寿命正长。记得今年春季在南昌青云浦看见一株大丹桂，五株骈生，俨成一体，道士说那是死后复生的，与这银杏情形正复相类。

徘徊树下，我又不禁发生痴想。我想这两株银杏可说是中华民族的象征。自我们民族始祖黄帝（黄帝当然确有其人，不然我们华族何能代苗族而据有中国，不过黄帝的头衔，则为后人所加）以后，经过了颛顼、帝喾、尧、舜等许多帝王，大都是传说人物，史迹尚待查考夏、商、周三代，夏尚有些渺茫，商周二代史料则甚确凿。以后传了许多朝代，直到现在。

这几千年间民族的血统早非纯粹，并且还有许多新民族暗中消灭或排斥旧民族而代其地位。

于今黄河以北的民族恐十分之九，已不是古代的中原人民了。这些新加入血球、细胞，品质也许不如原来的华族，但以其新故，元气总比较盛旺。这也是民族学者所不讳言之事。我们民族的组织如此复杂，但感谢我们文化伟大的融化力，说起来中国仍是一个可夸的世界文明古国。正如上清宫这两株银杏一般，内容虽已默化潜移，表面还完整如旧。

有人说民族也颇像个体，衰老之后，便须继之以死亡，这是自然界的铁律，不容违背的。含生之物，以植物中的树木寿命最长，而世尚有“山无千年树”之说，何况其他。我以前常为我们这老大民族命运悲观，今日看了上清宫的银杏，觉得放心了。巴比伦、亚述、希腊、罗马等国亡，种亦随灭，像那些根抵脆薄的树木，寿限一到，便即枯萎而死，至于流长源远，取精用宏如我中华民族者，则像这株银杏，衰老之后，尚能恢复青春，而且比从前更发展得高大茂盛。树木的幼芽，对于朽烂的故干，毫不容情地加以排除，或即吸收之以为营养之料，用以繁荣自己并延续旧树的生命，这现象很值得

我们注意。文化是民族的血气，它运行躯体中间，营新陈代谢作用，与树木正同。一个民族对于过去无用的制度典章，思想习惯，不知摧陷廓清之，或神而明之加以利用，反想以虔诚恭敬的态度，将它们一一保存起来，并想强青年接受，则连树木的聪明都有所不如，试问这民族的前途，多么危险呢？

我们的文化发生当然尚在夏代以前，本来是够老的了，中间虽曾吸收小亚细亚、西域、印度、阿剌伯、西洋等等外来文化，但或以程度比我们低，于我无大利益；或以误吸毒素，反贻殃害，故文化生机日趋停滞，加之数千年来一贯的“崇古”，“恋古”的习惯作祟，文化体系中的渣滓和淀质，保留得比任何民族都多，这想保持残息，已是困难，又何望其生机蓬勃，发荣滋长？我希望每个同胞，都到劳山上清宫来游历一趟，从这两株银杏学习一课，将“古”字儿暂时搁开一边，努力做点赶上新时代的工作吧。

在上清宫吃过午膳，本想再游下清宫，就在那里借宿，明天好再游一日，完成我们的三日计划，天气偏有不肯留客之意，阴霾四布，大雨又将下降。我们衣服过于单薄，轿子防雨设备也一点都没有，山路又这样的难行，三人都不觉浩然有归志了。为要赶下午六时前沙子口的长途汽车，顺路的下清、聚仙二宫，只有付之牺牲。

下清宫原名太清宫，当劳山海湾，地势平坦，殿宇宏丽，冠于所有道院。亦有数百年之银杏数株，及耐冬、牡丹等。回鄂后，偶阅聊斋，才知香玉故事出太清宫。因误听俞珏女士之言，而自己聊斋也太不熟，我们偏偏跑到那交通困难的上清宫去探访这个幻想故事的遗迹。以为必不误者反误，以为机会必不可失者反失，未免太可恼可笑了。但这是后话。

## 九 归 途

游劳山二日，除柳树台到王哥庄有路可走以外，其余都是人脚踏出来，非劳山轿夫不能走的小路。我们疑心轿夫要抄取捷径，所以老是把我们抬到这些地方来。然而轿夫发誓说除此以外实无第二条路，翻山头，涉乱石，都是不容易的，谁愿意无缘无故卖这气力。劳山开辟不知何时，但《史记》既有“成山陡入海”的记载，又相传秦始皇登此山瞻眺东海，以寄其蓬瀛三岛之思。则二千数百年前，她的芳名已见于史乘。山中寺院多数建自宋初，居民也不在少数，每年出入者，何啻数百万人，到于今还没有一条人造的路，说来确难教人相信。

山中居民吃的是包谷山芋，烧的是松枝，住的是石屋。营养不良，生活又如此简陋，体格都异常瘦小。那些石屋都用天然石块垒成，屋顶则铺以树枝茅草，既无梁栋之属，所以屋子也只好砌得鸡棚似的一间一间。山中有的是树木，他们为什么不知利用呢？想一则木头质料不如石头坚牢；二则以木制物，须借助于斧斤锯凿之属，而这类东西，山中似不多见。山民担水用的，也非水桶而是两个粗陶制的大瓮，古人“抱瓮灌园”之说，今乃实见之。陶器笨重易碎，万不如木制的便利，他们扭于数千年习惯而不改，又是铁器稀少之证。我国虽周末已入铁器时代，而本山居民的生活却还是石器时代的。

劳山与青岛相去不过百余里，文化程度竟相差五六十个世纪，又不能不使我暗暗称奇。

自上清宫下来这一段路比昨日从白云洞下来的那一段荒凉，更险恶了。一眼望去，都是白齿嶙嶙，待人吞噬的乱石，穷凶极恶，成群结队，强盗式的高峰；走着的是萃粗盘曲无路的路，下临万仞深谷，一失足，做了鬼也要永久沉沦，无法超升。加之此时天气变化，妖雾四塞，零霰飘摇，竟似小说里所说“阴风飒飒，惨雾茫茫，日月无光，天昏地暗”的境界，更教我们心灵受到沉重的压迫。我对康说，这是我游这样山的初次，也是末次，以后没有路径的山，无论它怎样好，也赌咒不再请教了。听见轿夫说，这些地方还不算险，他们从前抬了个年青学生到了某处，吓得他不敢再坐在轿里，宁愿自己缓缓爬行。但爬了几十步，看见危险情形，又不敢爬了。进退两难，不禁据地放声大哭。始知韩昌黎游华山某处，痛哭投书与家人诀别。清代毕秋帆为陕西总督时登华山至绝险处，战颤不能下，随员等设谋醉之以酒，毡裹绳缒，始得及地。初以为传者过甚其词，今始知实有此等情境。约行八九里，路稍平坦，大风忽起，云阵结队掠身而过。迎面隐约看见一片黑影，冲天直上，高不可仰。初疑为凝结空中的云块，惟风过数阵，其状如故，始知其为山。雾中观之，相隔不知其几百里，高亦不知其几千万丈，为之心惊神悚，康与雪明，更连呼“恶峰！”“恶峰！”不止。俄而风吹雾过，山容毕显，则为一个恰恰傍我们身边而起的山峰，因距离过近，现在看起来，转不觉其如何高大了。天下有许多事，皆可作如是观，相与失笑。问之轿夫知此峰名“天门峰”，据志书有元代人书“南天门”三字，我们因要赶路，也就没有去看了。

过了南天门，不啻过了鬼门关，不惟我们身体自那险癩万状的穷山，落在黄沙平铺、易于行走的海岸，气候也由阴而晴，由冷而暖了。后来才知道劳山并非没有正式的道路，还是轿夫贪近，欺骗我们。不过游览山水亦如阅历人生，经过饥寒颠沛，世路艰难者，领略人生意味自然比那一辈子足食丰衣、过着安乐岁月者，来得广阔而深刻。所以我们虽上了轿夫的当，还得感谢他们！

一路经过登窖、湛沙等村，田陇弥望，而所种以大麦山芋为多。芋地里常见老农持杖，掀翻藤蔓，从这头掀到那头。初不知其何意，雪明说，芋蔓抽出之后，仅许在根际结实一颗，若不天天移动藤蔓的位置，则它将附着地面，结成一长串瘦小果子，我们便吃不到像今日之硕大香甜的芋儿了。想不到区的山芋，还有这样麻烦，“天下无如吃饭难”这话真有道理。

登窖一带又为青岛果木区，梨树连绵十余里，每树结实达数百颗，几乎压树欲倒。向乡人购买，一角钱竟得三四十枚，惟距成熟期尚早，酸涩不可口，轿夫索取，便俵散给他们了。

到沙子口搭长途汽车回青岛，到中山路时，满市华灯已灿然照眼，雪明与我们作别，自回寓所。我和康则到花园饭店，吃了一顿很丰盛的大菜，慰劳自己这两天的劳苦。当我们坐在人力车上缓缓归去时，看着这霓虹光彩的近代都市，回忆山中宛然洪荒时代的景象，真有恍如隔世之感。

